

第十二章

“三十七门花会道”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空军联合行动，偷袭了珍珠港，使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全军覆没。日军共炸沉、炸伤美国海军战列舰八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两艘，各类其他舰艇五艘；击毁、击伤美军飞机三百多架。美军官兵死伤四千余人。幸亏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三艘航空母舰没停在珍珠港而免遭攻击。而日军的代价仅仅是损失了二十九架飞机和五艘特种潜艇。

与此同时，日军还对美、英、荷兰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及许多太平洋岛屿发动了一系列的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香港、泰国、菲律宾和关岛、威克岛。击沉了英国东方舰队的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12月中旬，日军突袭荷属东印度，同时攻入缅甸。

由于日军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且大多采取了奇袭的方式，而美、英、荷兰等国对战略形势估计错误，长期的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及先欧后亚的战略方

针，使他们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明显不足。所以使日本的进攻能够完全奏效，几乎没受到什么损失就取得了胜利。

“大日本皇军所向无敌！”频传的捷报使日本举国上下大喜若狂，如醉如痴。从军人到百姓，从老人、学生到妇女、儿童，都像被军国主义狂热吹足了气的气球膨胀到了极限，飘浮到了空中。“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及各军管区也是热闹非凡，频频举行庆祝活动，大肆宣传前线的战功、战果，把“大东亚圣战”的丰功伟绩和“满洲国”的“王道乐土”描上了好几道耀眼的金边。

但是，如此穷兵黩武是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的。物产贫瘠的日本本土已被军国主义的恶性发展将国力消耗殆尽，对殖民地的掠夺也几乎达到了榨干刮尽、掘地三尺的地步，然而仍无法满足前线的军费开支。于是，老奸巨猾的鬼子便撕破脸皮，露出了狰狞的面孔，要进一步对“满洲国”的属民敲骨吸髓了。

日本人心里非常清楚，东北的煤、铁、矿山、森林、粮食都已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要想再开“金矿”另辟财源，只有在老百姓的身上打主意。但是，在白封的“王道乐土”上明火执杖地入室抢劫，于“天皇”的面子上实在是说不过去；要再巧立名目，增加赋税，但也实在再找不出什么理由、名头了，能想出的花样、招法也早都使出来，抖搂光了。技穷之余，老鬼子就只好拔刀宰肥羊，向“满洲国”的土豪劣绅们开刀。于是，哈尔滨大名鼎鼎的豪绅李九鹏就成了日本关东军相中的第一个目标。

在伪满时期的哈尔滨，提起“李九爷”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如雷贯耳。由于江上军首任司令官尹祚乾与之交往甚厚，常来常往，所以我也借光曾陪着尹司令出席过几次李九

爷的盛宴，造访过李九爷的豪宅。

李九爷住在哈尔滨道外区太古街教堂西侧的一栋小楼内，离司令部不远。尹司令如果来了兴致，又正赶上是礼拜六，就会吩咐我：“去，给李九爷打个电话，让他们准备准备。下午，我要去和他打一圈，乐和乐和！”其实我心里明白，他哪是去搓麻将，那不过是个文明点的借口。司令官是犯了烟瘾、酒瘾、色瘾，目的是去李九爷府上“解解馋”。而李九爷心中有数，接到电话，立刻备好上等的烟土、烟具，让家养的名厨大肆操作一番，酒席伺候。再叫来几个名妓相陪，美美地让尹司令消受一番。尹司令身为“满洲国”海军中将，自然不便涉足烟馆妓院，虽然家里有大烟可抽，但苦于内人防范甚严，没有美妾伺候，大烟便抽得无滋无味了。而在李九爷这里，一切都是最高级的享受，不但不花一分钱，还让李九爷受宠若惊，趋之不及。一来二去，两人情深谊厚，相得益彰。

李九爷是靠开妓院开赌场立业发家的，手眼通天，广交军、警、宪、特的朋友，与黑社会的各类帮派、龙头老大更是称兄道弟，打得一片火热，否则他如何能在这虎狼当道的“满洲国”称雄。所以，威名赫赫的江上军司令官他怎能不极力巴结，舍财相交。

这个李九爷，虽然也抽大烟，但极善于保养身体，每天锦衣美食，人参、鹿茸、熊胆、鹿鞭、甲鱼等补品顿顿在桌，精烹细作。外加他吸鸦片较有节制，所以虽已年近七十仍精神矍铄，满面红光。长袍马褂穿戴起来，四绺银须飘拂胸前，秃顶发光，声音洪亮，气宇确是不凡。出门时，两匹高头大马拉着那辆金边镶嵌的黑色四轮马车，驰骋在道里道外最繁华的大街上，穿着号衣的马车夫扬眉挺胸，甩起响鞭

大声吆喝着向牲口发号施令；车里的李九爷左右拥围着两三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姨太太，一路欢声笑语，招摇过市。每当黄昏华灯初上的时候，哈尔滨的老百姓就会见到出来兜风的这辆马车，一边忙不迭地闪身让路，一边嘟囔几句：“瞧人家李九爷！真他妈的……”满脸的敬畏和无奈。

李九爷不但道貌岸然，而且“道心弥坚”，为显示自己的“善心德性”，特意出资买下了道外区北十九道街偏东边的一个大四合院，翻修了里面二十多间青砖大瓦房，请神塑像，大办道场，创立了哈尔滨市有名的道姑庵“水云庵”。

庵主道号“慧元”，是一个四十多岁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据说此人本是名门闺秀，无奈生性浪漫，求学期间便艳名远播，在风月场中翻江倒海，最后不知何故成了舞女，继而沦为娼妓，渐渐熬成了鸨娘。不知她什么时候与李九爷结了道缘被聘为庵主。在这位庵主的主持下，“水云庵”会是一个什么场所就可想而知了。

我老婆读书时的学校宿舍就与“水云庵”毗邻。一天中午，楼下突然传来女人的哭嚎声。她们打开窗户往下一看，原来是隔壁的水云庵院门大开，李九爷专用的豪华马车驶进来了。车门开处，两个彪形大汉拖下来一个哭叫不止的少妇。这女人二十来岁，长得十分标致。下车后倒在地上打滚、挣扎不进庵内，被庵主慧元用手帕堵上嘴命人反绑起来拽进了屋里……不用问，这又是李九爷不知从哪里抢来的一个良家妇女，被拖进了“火坑”。

这个慧元文化水准不低，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并粗通英文，在社会上的官场、商场、情场上应付自如，样样精通。与不少达官显贵“广结善缘”，出入公馆、豪门，讲经化缘，如鱼得水。许多权贵人物都愿意与之交往。

佛家、道家皆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一视同仁。然而“水云庵”收留的出家人却不同寻常。老弱病残与之无缘，来这里出家的全是三十岁以下的妇女，必须容貌姣好，仪态端庄。如果年龄稍大，但香资丰厚者也可入庵，否则休想进门。东三省范围内，情场失意，心灰意冷的青年妇女多有带着资财来此消磨余生者。由于上述原因，出入“水云庵”的道姑个个清丽绝俗，美丽非常，逗引得附近的浪荡公子、市井青皮心猿意马，垂涎三尺。恨不能化作一缕青烟从那紧闭的门缝里钻进去，以慰情肠。但是人人都知道，这“水云庵”是李九爷的“道场”，哪个吃了豹子胆敢去老虎嘴上捋钢须？如若敢对“水云庵”稍有邪心或表不敬，说不定哪天就会成为松花江上的浮尸，被水冲走。这不，车马鳞鳞，銮声响起，李九爷又驾到了。“水云庵”大门四开，慧元师父率领几个妙龄道姑迎出门来，将李九爷亲热地搀扶进去。一个马车夫和两个保镖立刻将门房守住，连旁边的小门也关上了。在街头巷尾游荡的几个地痞、小流氓也只能干瞪着发涩的眼珠，瞄上了几眼庵内的光景，没等看清某个小道姑的眉眼，大门就已经又关上了。于是只好缩回伸长的脖子，咽下几口发酸的吐沫，讪讪离去。

1942年冬天，大江封冻，天地奇寒。

这天一早，日本关东军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桥本大佐，坐着轿车直奔李九爷府上，亲自登门拜访来了。陪同前来的是“新京”（长春）关东军特务机关高等翻译魏呈祥（这人五十多岁，日语流利，关东州人。曾在某交际场所与我有过一面之识，“八·一五”光复时，与日本人同归于尽）。在李九爷充溢着鸦片烟味的客厅里，桥本大佐一屁股坐在了紫檀

木嵌珠光螺钿的太师椅上，对仆人献上的香茶和果盘不屑一顾。他双手紧握大战刀的长柄，拄在叉开的两腿中间，告诉李九鹏“大东亚圣战”已到决胜的关键阶段，奋战在前线的皇军需要后方的大力支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请李九爷带个头，大大地拿出一笔钱来，支援圣战！魏呈祥等桥本大佐的话音一落，立刻将原意如实地翻译给了李九爷。

李九爷本来对桥本的造访就十分意外，应付得格外小心，听到这话不由一愣，沉吟半晌，才试探着说道：“皇军圣战大事，我李某岂能袖手旁观，如有所需，一定尽力。只是，不知阁下所要尺寸高低……”

魏呈祥用日语翻译完毕，只见桥本点点头，伸出右手一个指头在鼻子前晃了晃：“这个的腰西腰西。”

“哦，一万？好说好说。”李九鹏露出笑容，痛快地点点头。但没等姓魏的家伙翻译完，桥本已经将大战刀往地板上咚地一蹶，噢地一声蹦了起来：“八卡，什么的一万？皇军的需要是一千万！懂不懂？先给我拿出一千万！”

听完翻译的话，李九鹏红润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秃脑门上不由得慢慢渗出了汗珠。足有十几分钟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大客厅里一时鸦雀无声。三姨太太悄悄送上了热毛巾，李九爷不失礼貌地先推让给桥本大佐，然后才接过剩下的一条轻轻在额头上擦了几下，长长地叹了口气。最后，李九鹏只好对魏某说：“此事太大，请转告桥本大佐，容我想想办法再予答复……”

这个桥本大佐深知在这种场合是决不能松口的，举止、言谈如果稍有回旋之意，那么这块肥肉就有滑脱或变瘦的可能。弄不到这个数目的钱，无法向军部交待。所以，他从始至终没露一丝笑容，没说一句客气话，就像债主逼门，老子

训儿子一样，专横、强硬，将李九鹏逼在了一千万的钱垛子上，少一个子儿也不行！

将桥本大佐送上汽车，李九爷回到客厅，脸色已恢复了正常。他让姨太太摆上大烟盘，点上烟灯，侧卧烟榻上慢条斯理地喷云吐雾起来……

“皇军向李九爷索要军饷一千万，李九爷愁得病倒了……”

风声很快透露出去，社会各界与李九爷有交情的人士纷纷前来探望。有的好言安慰，有的出谋划策，都想为李九爷排忧解难，熬过这个可怕的关口。可惜，万语千言，妙计百条，都是杯水车薪，这一千万元的惊人巨款，谁听了都会脊梁骨直冒凉风，噙着牙花子摇起头来：我的妈哟，一千万！大概把九爷的全部家产都卖了也凑不出这个数来。善于呼风唤雨，一贯手眼通天的李九爷从来没有办不成的事，但这回可真是一筹莫展了。作为李九爷密友的尹司令得知此事也免不了跑几趟，慰问一番，但管用的主意也照样拿不出来。

最后，那位见多识广，深知皇军秉性的高等翻译官魏呈祥给李九爷讲了个故事，让他作参考，希望李九爷不妨试一下。

原来，首都“新京”（长春）也有一位像李九鹏一样的知名豪绅，邢四老爷。日本人为筹军饷，开价两千万将“皇帝”溥仪正住着的伪皇宫强“卖”给了他。那座“皇宫”人们都见过，不过是一座当年的道尹衙门，陈旧破败，地板上的窟窿能钻耗子，哪值什么钱？有两千万能盖出八个这样的房子来。大概一叫“皇宫”就身价倍增，说不定日本人把溥仪和他的几个皇后、嫔妃也核算进去了吧！

这种讹诈，邢四老爷当然不能干，他仰仗着自己和日本

天皇裕仁有点交情，咬牙硬挺着不买这个账。他派人带着大批贵重礼物跑到日本去向有关部门托人求情，打通关节，企图让关东军网开一面，别拿他开刀。哪知日本军部急等钱用，除非“圣战”不打，否则没钱哪行。人情、关系，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已狗屁不顶。关系到大日本帝国的前途、命运的时刻，谁敢徇私？关东军司令大发雷霆，承办此事的鬼子甚至抽出大战刀来要活劈了邢某。万般无奈之下，邢四老爷不知经哪位高人指点，觅得一个敛财秘方，一下子发了起来。不但凑足了两千万元的军饷，而且绰绰有余，狠狠地捞了一笔横财。

这个秘方，就是中国古代传下来的一种大赌局，名为“三十七门花会道”，民间简称“押会”。这是一种需要强权护卫、支撑，极具诱惑性、欺骗性的大赌博。是一把让人倾家荡产、杀人不见血的屠刀。因其残酷、血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极少准许举办这种方式的赌博。而现在，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满洲国”，狗急跳墙的筹饷形势下，日本人对这种敛财的方式却大声喝起彩来：“腰西！腰西——”

据考证，“三十七门花会道”脱胎于古代的“闹姓”赌博。

“闹”是古代科举考试时对考场的称呼。

“闹姓”即金榜题名者的姓氏，是清朝末年流行在广东省的一种以猜测中榜人姓氏多寡论输赢的赌博方式，也称“卜榜花”。道光末年创始于广东，至光绪末年蔓延至邻省广西。

“闹姓”赌博的方式与牌九、掷骰子不同，因为它是利用科举考试进行的，这就给人一种错觉，认为既然科举考试

是非常神圣的事情，而“开彩”的依据又是官方的“金榜”，不会像其他赌博方式容易作弊、骗人。所以，这种“高雅”的赌博游戏就吸引了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参加，并且迅速发展，兴旺起来。

赌的方法是在考试以前由“票局”定出猜买条例，规定：周、区、胡、马、麦等百余个姓氏为“小姓”，供人选择。而“大姓”如张、王、李、赵等因每榜皆有此姓中人，所以不许买、押。其中，“会试”又与“乡试”时的投买方法略有区别。

因为押一而可得数百倍的“红彩”，所以吸引力极大，往往引起狂潮。这种赌博贻害巨大，常常有巨富赌徒贿赂、收买考官，雇用“枪手”考场作弊，操纵录取，误国蛊民，每酿惨祸巨案。历代都有御史和名士、仁人上疏朝廷，请令禁止。但因朝廷腐败，各阶层贪官污吏都可以从中作弊分肥，所以“闹姓”赌博时起时落，很难从根本上杜绝。这次风行北满，流毒东三省的“三十七门花会道”就完全是这种“闹姓”赌博的“变法”。只不过是把姓氏改成了三十七个花名而已。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魏某上蹿下跳，频繁出入于李九爷的府邸和关东军特务机关，两头游说，献计献策。而李九鹏则对魏呈祥的主意将信将疑，既不拒听，也不表态，似乎是想再观望一下局势发展，希望“皇军”开的价码是否能再降下一点来。

终于，桥本的耐心到了极限，把“新京”筹饷的故技重演，向李九鹏摊了牌。

这天上午，桥本大佐坐着轿车，后边跟着一辆大卡车，

上载数十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和“满人”宪补，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地来到了李九鹏的住处，将这座小楼团团包围起来。桥本自己大踏步直闯李九鹏客厅。这老鬼子冲着慌忙出迎的李九鹏一顿拍桌子大吼，这回也不用人翻译就啪的一声将一份文件摔在了八仙桌上，喝令李九鹏签字画押。李九鹏拿起一看，双手就不由得颤抖起来，豆粒大的汗珠立刻冒出了鼻尖……原来这是一份买卖契约，大日本皇军竟然将松花江上的滨洲大铁桥作价一千万元卖给了他！幸亏没把桥下的松花江一股脑儿算上，不然，这一千万怕也打不住哩。

李九鹏扫了一眼门里楼外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知道再不应承下来，自己就得被抓去蹲大牢，到那时这一千万就更没法张罗了。文件上的卖方为大日本帝国关东军特务机关，代表为桥本大佐，官印、名章俱全，毫不含糊，只等着自己在买主的名号下摁手印了……

用手帕擦去大拇指上的印泥，李九鹏这才发觉自己的内衣已被汗水湿透了。望着桥本离去的背影，老头子像一堆剔去了筋骨的肥肉一下子瘫在了太师椅上。到此，他只剩下魏某人指给的那一条路可走了。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有无数在九爷门坎儿下仰息乞食的狗腿子们出力，只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三十七门花会道”就在道外区太平桥一带江沿的空地上树起了牌楼，锣鼓喧天地开张了。

这个场地是江上军原司令官尹祚乾帮李九爷挑选的，还特意请来了有名的风水先生“八卦王”（绰号“王八卦”，因其常用乌龟壳占卜，又姓王，所以老百姓和他的同行们亦谐亦谑地送给了他这么个有伤大雅的名号），踏看吉位。这里

紧靠江边，与江上军造船厂堆放木料的场地相邻，是一大片方圆两千多米的空地。这一带已属哈尔滨近郊、城边儿，虽然叫太平桥，其实没桥，只有一个二三百户贫苦人家形成的小村落。

在一个黄道吉日，李九爷沐浴更衣，长袍马褂披着貂皮大衣，在坐着马车的尹司令的陪同下勘察场地来了。关东军特务机关的魏翻译官，还特意带来了参照长春邢四老爷办花会道时设计的图纸，给风水先生参考。

风水先生“王八卦”瘦高个儿虾米腰，蜡黄的脸上一双如豆小眼，鹰勾鼻下留着两绺“门”字形的黑须，约六十岁左右。从气色上看，明显是营养不良。他的实际年龄也可能将够五十，只是饱经风霜而更显苍老罢了。头上的瓜皮小帽已破旧绽线，两耳上套着狗皮耳罩，一件棉袍也油渍麻花地不成样子了。这天，从他兴奋而又庄重的神态上可以看出，这桩美差不但可以提高他的声望，又有了在同行面前大吹大擂的资本，而且李九爷的赏金是决不会少的。

“王八卦”走到空场中央，郑重其事地从怀里请出用包袱皮紧裹着的风水罗盘，先将包袱皮在平地摊开，然后将桃木刻制，直径约一尺左右的罗盘摆上去。扶正以后，站起身来左右端详半天，摇摇头，然后冲李九鹏拱拱手道：“九爷，这场地有些不平，罗盘难以放正。需要垫一垫……”

“那就垫呗！这还用问。”李九鹏回头吩咐手下，“去，找点东西……”

“不不，九爷。这个，这个，按规矩……”这位风水先生嗫嚅半天，才低声道，“按咱们这行规矩，罗盘不平得用钱来垫上。”

李九爷闻言，仰头哈哈大笑，招手叫过管家，从管家双

手捧上来的皮钱袋中抓出一把大洋，哗的一声扬在了罗盘周围：“怎么样，够不够？”

“王八卦”乐得脸上小眼睛都找不着了。“够，够，够了！谢九爷。”忙将几十块大洋分成四摞，将罗盘放上去，找平，口中念念有词地调整方位摆定了罗盘。然后按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八卦方位选出“生、延、伏、天”四吉门，再疾步走向一处高坎，用他穿着大棉靴脚用力往上一踩：“龙穴在此！九爷，在此筑台、开宝，保您大吉大利，日进斗金！”于是，众人上前摆上香炉、供品，按“王八卦”的指点于四凶位放鞭炮驱邪鬼，于四吉位打锣、敬告吉神。然后，李九爷跪下来头点龙穴磕了八个头，就算完成了风水定位仪式。“王八卦”捏起地上包袱皮的四个角儿，连大洋带罗盘一兜收了起来。临走，李九爷又额外赏了他一张百元的老绵羊纸币，这风水先生才心满意足，千恩万谢地告辞了。

立棚、搭台的木料由江上军提供。造船厂的木料场正在附近，十分方便。很快，两丈多高，三四十米长的会棚就搭了起来，正中又设了一个两米多高的木台，和戏台相仿。中间摆一个巨大的八仙桌，桌上放一个紫檀木雕花的翻斗黑木匣，称为“宝盒”，开宝时由专人当众开启，并高声唱出码字名号——“花名”。

会场的入口处立起了二十多米高的大牌坊，牌坊上插满了松柏翠枝，两侧有大红纸贴成的对联。上联是：国运兴隆四海升平；下联是：民享安泰三江涌财；横批是：王道乐土。

开业这天，轰动了整个哈尔滨。社会上党政工商各界、花界会（烟、赌、妓行）及军警宪特头头脑脑几乎全来助兴

道贺，汽车、马车顺江沿排成了长龙。贺幛花篮堆满了会棚里里外外。从彩牌楼到中心会棚都有日本宪兵和“满人”警察站岗。牌坊下是一对大鼓，两班响器轮流吹奏，声震十里。会棚内则是江上军派出的海军军乐队，雪白的服饰、金绶带、白手套，洋鼓与洋号，银光耀眼，气派非凡。迎宾曲、进行曲不停地演奏，将“三十七门花会道”开张仪式搞得热火朝天，非常隆重。

所谓“三十七门花会道”，就是设有三十七种不同名目的赌牌，也称“押码”。我所能记起来的有：龙江、井力、汉云、青云、天牛、根玉、春元、合童等等。每一个花名都有一种象征，或物或事，不一而足。投注押钱的人全凭自己的运气，或者根据自己的猜测、感觉来进行选择。比如你昨天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升了官，那么就押“青云”，喻为“青云直上”，这是神明示给你“升官发财”的信息；如果梦见与女友相会，就押“春元”；如果梦见逛窑子或者今天在“圈楼”（妓院集中地）里玩了个痛快，那么就押“根玉”，因为“根玉”就是对男人生殖器的雅称……

会棚高台上的“宝盒”每天上午十点整按时“开宝”，只亮一个花名。押中者可按一比三十赢钱。如果你押的是五角钱，中了，就可拿着会棚开给你的“花码”去指定地点（紧挨会棚另设一个席棚）领回十五元钱的彩头。押中五十元则可得一千五百元的彩头，其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如果押空，这份钱就算扔松花江里了，连个水花儿也见不着。

有的人为了保险，用三十七元押上所有的花名，一元一个全包。当然必中一个无疑，但另外三十六元就已押空。你虽然得了三十元的彩头，觉得挺高兴，却忘了另有七块钱已进了李九爷的腰包！你还是包赔没挣。当然大把赢钱的也

有，但那是极少数走运的人。而绝大多数人是血本无归，最后的赢家是“会主”李九爷。这是历来博彩业的铁律。

“押花会”的赌局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不分男女蜂拥而至。每天会场上都是人山人海，比庙会还热闹。连附近的乡村、县城都有人成群结队而来。一时间，哈尔滨的旅店、饭馆、运输业空前地繁忙起来。会棚附近转眼间就出现了许多临时搭建的饭馆、旅店、小吃铺甚至大烟馆。各种买卖、服务设施随着这块“风水宝地”的启用应运而生，借光发财来了。不久，在哈尔滨市面上竟出现了一种专为这种赌局而变出来的新行当，人称“跑封”的。

由于当时民间有文化的人很少，对于三十七个花名能认、会写的人不多，那些想发财又苦于没时间、没条件去到会场投注的老头老太太等平民百姓就只好托人代办。时间一长，有些社会的游仙、散爷、二流子之类的人物就来了灵感，将代办押花会的事当成了一种职业行当。他们手拿一个黄皮小本儿走家串户去动员、宣传，让人们出钱，他出力去押花会，发大财。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木头六谁出多少钱，押哪个花名都登记在册，把钱交给他，由他去跑赌局、投注。如果押中，他替你领回钱，并按规矩从中扣下“跑腿钱”，一般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公平合理。投注的人，坐在家里就可以押宝发财，何乐而不为？

如果押空，这钱就没了，“跑封”的人也得自认倒霉，算白跑一趟，两相情愿，愿打愿挨。当年哈尔滨市干“跑封”这行当的人不少，街头巷尾，机关衙门里都有他们的身影。其中多有缺德丧良心的，一旦委托人押中了大注，得了重彩，他就贪心顿起，席卷而逃，连人影儿也找不见了。或

者，欺押会人老弱糊涂，不识字，押中了也说押空，变着法儿将钱半路私吞，常常坑得那些想发财的人倾家荡产，流落街头。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我们江上军军法处有过统计，“三十七门花会道”赌局开设期间，军内外刑事案件明显增多。为了弄钱去押会，偷、抢、杀人者日渐猖獗，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叫人头痛。忙得我常常得把案件卷宗拿回家去加班审阅，江上军中官兵也有许多人因参与其事而违犯军纪者。挪用公款还不上，为押会贻误军机的，偷离岗位而赴赌局的，还有误了上舰时间、影响军舰准时出航的，不胜枚举。

为了发财致富，许多人将家产典光卖尽，最后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自己投江上吊，妻儿沦落妓院为娼的人间悲剧便频频上演。人们的血汗钱不知不觉地就呼呼流入了李九爷的聚宝盆中。赌局开张以来，从冬到夏人潮不落，一种近似疯狂的“淘金热”几乎把人们烧得失去了理智，像一群群扑火的飞蛾“义无反顾”地向这个插满利刃、鲜血淋漓的大陷阱中投来。

而李九爷则在家中稳坐钓鱼台。每天晚上，有保镖、宪兵开着摩托车把成箱成麻袋的钱送到公馆的账房查收，悦耳的算盘珠声像一曲“西皮流水”在九爷的耳边回荡。这位财运亨通的会主，或与满座高朋欢宴饮酒，或与至交侧卧烟榻喷云吐雾，享受着娇妻美妾的轻捶慢揉，半睡半醒地进入人间佳境。

不过九爷可决不是坐享其成的。不论有多大的事情发生，那雷打不动的“请神拜宝”仪式却必须执行：每天半夜子时，李九爷都要毕恭毕敬地步入香堂去求神摇宝，以定乾坤。

这座“香堂”设在二楼一个古色古香的小客厅内，坐北朝南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牌位，左为文财神“比干”，右为武财神“关羽”。香案上，青铜香炉前放着宝匣。正子时，李九爷先恭恭敬敬地点上三炷高香，双手插入香炉，然后跪在香案前的拜垫上冲天地君亲师和文武财神行三拜九叩大礼，口中轻声祷告：“诸神保佑，财源滚滚，万事如意！”然后，双手再捧起立在香案上的一个竹制笺筒，里面是三十七个用硬纸叠成条状的码笺，内写不同的“花名”。当他摇动后，最先跳出的码笺就是当天要公布的“花名”。而这时，任何人，包括李九爷自己都绝对不许打开看一眼的。这个码笺要当众放入宝匣，贴上封条，请“比干”、“关羽”二位财神看守着。李九爷退出后，香堂上锁封闭，门口有两个保镖日夜护卫，直到早晨。次日九点半钟，由江边会棚里派出两名全副武装的宪兵陪着九爷的管家，乘挎斗摩托来香堂拜请宝匣。这时，李九爷亲自动手打开香堂门户，将宝匣原封用一块黄缎子包好，跪着用双手将包袱呈上，执事管家也恭恭敬敬地跪着接过，如捧圣旨，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上车。然后，摩托车就一溜烟地奔向了太平桥。

而这时，会棚内外人山人海，个个伸脖子踮脚，翘首西望。远远看见摩托车出现，人群便骚动起来，“来啦，来啦！”一片呼喊，真像盼财神爷一样，热烈而虔诚。这时，宪兵、警察一个个大显神威，舞枪弄棒弹压着人群，从中辟出一条通道来，让摩托车顺利通过。于是，宝匣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众星捧月般被请到了台上的八仙桌正中。当时针指向十点整，一声锣响，全场鸦雀无声，无数双眼睛集中在管家撕去封条、开启宝匣的动作上。这时的管家完全与宣读圣旨的太监一个神态，慢慢取出码笺，双手展开，再咳嗽两声清

清喉咙，扫一眼台下那一片急切、焦渴的眼波、突然大声唱出了笺上“花名”：“天牛！——”尾音拖出丈八长。立刻，台下便掀起了狂潮：“啊！——”押中了的，欣喜若狂，一蹦三尺高，手中举着中彩的花码，推开人群奔向账房领钱去了。有的人则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唉呀，这回算完了！这钱我可怎么还哪……”原来是借高利贷来押会的！

更有的人乐极生悲，手里押中的“花码”不小心掉到地上被人群踩了个稀烂；或是往外挤时，被人一把将那纸片夺去，回头看时万头攒动，早无影无踪了……

这种叫“花码”的纸片上印着花码名号，下边格式由会局指定的专人负责填写，有押宝日期，姓名及钱数等项，作为中彩时领钱的凭证。因为这纸片每天改换一种颜色，并由专人用毛笔填写，绝难仿冒，所以十分保险、可靠。如果押中则增值三十倍；如果押空，那就连揩屁股都用不上了。

会场内外布满宪兵、警察。人群中有特务游来荡去，如果有人闹事或者有什么不顺耳的言论，立刻就会被拖到席棚后边，轻者暴揍一顿，撵出会场；重者拖着双腿就往江里扔，是死是活就看你是否命人了。尽管这样，赴会的人仍如过江之鲫有增无减。就这样，两三个月的时间，李九鹏就凑足了一千万元“买桥”的钱，而四面八方前来押会寻财的人仍热情不减，财源滚滚而来，挡都挡不住。

李九鹏和日本人就此并无罢手之意，会期竟然延续达两年之久。这个人赌局不但使李九爷发了横财，连桥本大佐也富得流了油。这家伙再到李府，再也不吹胡子瞪眼了，而是笑容可掬地与李九爷握手言欢，推杯换盏，好得如胶似漆了。